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辞赋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宋 玉

宋玉，战国楚辞赋家。后于屈原。其流传作品，《九辩》最为可信。其他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虽然有人疑为伪作，但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名篇。

神女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玉曰：“状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绩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襃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嫋被服，悦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踈，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巍巍，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妹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m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媿媿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踟蹰而不安。据清静其情媿兮，性沈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国。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圜。塞余畴而请御兮，愿尽心之倦倦国。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兮相难民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在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澆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艰扬音而哀叹。颀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叹。

于是摇佩饰，鸣玉李，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圆。目略微腑，精彩相授，志态演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幽，礼不逞讫，辞不及究，愿假须臾，神女称建民徊肠伤气，颠倒失据国。国然而瞑，忽不知处园。情独私怀，谁者可语圜。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在宋玉创作《神女赋》之前，就有关于巫山神女的种种传说。宋玉在这些传说的基础上塑造了巫山神女这一完美的艺术形象。在宋玉笔下，这位神女既飘忽，又“m实”；她的感情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细腻；她是那样的美丽，而又那样的神圣。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美女赋”。作者创造了许多描写美女的词汇，对后人都有一种启迪作用。

风 赋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积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藏之末。浸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溟滂，激飏燹怒；眈眈雷声，回穴错迁；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胸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概新夷，被黄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慄凄淋慄；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塙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堞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堞，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慄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啖醋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登徒子好色赋并序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间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齜唇历齿，旁行踽踽，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有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鸪鹛啾啾，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

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悦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这篇短篇，有情有节，妙趣横生，很像用赋体写成的小说。文章由宋玉在楚王面前辩证自己与登徒子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开始，全文抓住情与礼的矛盾，生出许多细节来，最后说明：情，人皆有之；礼，人当守之。发乎情而止乎礼，则不失为君子，实现“讽于淫”的目的。

但是，登徒子的妻子生的那般奇丑，登徒子不但不嫌弃，而且终生爱她，生五子，这不叫好色，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守礼。对于文章的观点我们应持分析态度。

贾 谊

贾谊（前 200—前 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文帝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后贬为长沙王太傅，因梁怀王堕马死而忧伤去世。他关心国事，为改革政治提了不少重要建议。其赋在体制上受到诗、骚的影响，思想内容则多属黄老道家。著有《新书》，有《贾长沙集》。

吊屈原赋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涵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偃蜩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被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国将制于蝼蚁！

这篇《吊屈原赋》，是贾谊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受毁谤与排挤，在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所作。他认为自己政治上的遭遇同屈原相似，因而赋中不但慨叹屈原生前的不幸，对他寄以极大的同情；同时，也以屈原坎坷的一生作自喻，揭露了统治者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的不平和不甘屈服的心情。既是吊古，也是伤今。

鵬鸟赋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鵬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螭。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坱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人不曲兮，

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本赋是贾谊滴居长沙时所作。赋中假托与鵬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

枚 乘

枚乘（？—前 140），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时濞欲反，乘上书劝阻，不听，遂去为梁孝王客。吴楚七国反时，再上书劝濞罢兵，又不听。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入京，死在途中。《汉书·文艺》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原有集，已佚。近人辑有《枚叔集》。

七 发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轳。纷屯澹淡，嘘唏烦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耀；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腍，脰_m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讌，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鹞黄、鴝鸣鸣焉，暮则羝雌、迷鸟宿焉。独鹤晨号乎其上，鸱鸺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歌曰：‘麦秀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犒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飴，持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臠，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蒙豹之胎。小飴大馔，如汤沃雪。此亦大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前似飞鸟，后类距虚；穉麦服处，躁中烦外；羝坚辔，附易路。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

为之右。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车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鸟鸚鵡；鸛鹤鸂鶒，翠鬣紫纓。螭龙德牧，邕邕群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溟濞蓐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于五风；从容猗靡，消息阳阴。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于是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使先施、征舒、阳文、段干、吴娃、閭娵、傅予之徒，杂裾垂髻，目窈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驾飞軫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鸞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践麋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曰：“冥火薄天，兵车雷运；旂旗偃蹇，羽旄肃纷；驰骋角逐，慕味争先；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纯粹全牺，献之公门。”太子曰：“善，愿复闻之。”客曰：“未既。于是榛林深泽，烟云暗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硃硃，矛戟交错，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掩蘋肆若，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飴脍炙，以御宾客。涌触并起，动心惊耳；诚必不悔，决绝以诺。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陈唱，万岁无。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然则有起色矣。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邐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沔者，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瀆滂兮，慌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流揽无穷，归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坛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来；临朱汨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漱手足，頽濯发齿揄弃恬怠。输写澳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带疾，犹将伸伛起臂，发髻披聋而观望之也。况直吵小烦懣，醒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客曰：“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涔涔，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颢颢印印，樗樗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旬隐匈磕，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

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菱轸谷分；回翔青蔑，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躡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屯屯，声如雷鼓。发怒屋脊，清升逾跬；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汨潺湲，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沈沈涒涒，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暗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上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恂然汗出，霍然病已

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开始一段，吴客指出太子患病根源在于奢靡淫佚的生活，而非药石所能治疗，相当于全文的序。下面七段，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兴起；再说以田猎，观涛，太子略有了起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霍然病愈。作者的用意是讽谏，批评宫廷贵族腐朽的生活方式，告诫膏粱子弟不要纵欲戕生，同时也希望统治者亲近贤士，多多听取治理天下的“要言妙道”。这表现了一种励精图治的积极精神。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7），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去梁，从枚乘等游。工辞赋。所作《子虚赋》为武帝所赏识，因得召见，又作《上林赋》，武帝用为郎。这两赋（实际是一篇）是汉赋的典范作品。曾奉使西南，协助开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晚年为孝文园令。原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子虚赋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妫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罟网弥山。掩兔辘鹿，射麋脚麟。鹜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覩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纤峩郁，隆崇崒峩。岑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上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璚玕玄厉，磈石砢砢。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菖蒲，茝离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之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薜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薺彫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玳瑁鼈鼉。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榲柎豫章，桂椒木兰，檟离朱杨，檀梨棗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鷖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蝮蛇狸狌。

于是乎乃使剡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駮之驷，乘彫玉之舆，摩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嫫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辘距虚，軼野马，陶駮，乘遗风，射游骐。倏眒倩俐，雷动焱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絜受诘，殫睹众物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緌，榆拧縞，杂纁罗，垂雾縠。襞积褰绌，纁徐委曲，郁桡谿谷。粉粉袿袿，扬袿戍削。蜚襪垂髻，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嬖姍敦窳，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麋。微矰出，嫫缴施。弋白鸽，连驾鹄。双鹄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扬旌棹，张翠帷，建羽盖，网瑇瑁，钩紫贝。金鼓，吹鸣籥，榜人歌，声

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礧石相击，硠硠磕磕，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C乎淫淫，般乎裔裔。

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愴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腾割轮淬，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

乌有生先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赋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踰钜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在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高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游梁时所作。它以子虚和乌有先生设问设答的手法，描述云梦泽的山川土石，珍禽异兽，奇花瑶草，天地间的诸多奇观，人事中的各种盛举。色彩艳丽浓烈情调昂扬犷放，极铺张扬厉富丽堂皇之能事，尽宇宙万物惊魂奇魄之变态。之后作者又接着写了《上林赋》。《史记》、《汉书》均合两篇为一篇。从它们的思想内容看，一方面颂扬汉王朝的强大和富庶，另一方面赞扬那种以奢侈自戒的君主。从体制上看，都具有铺陈夸张想象丰富，词藻华丽描写工丽，词汇丰富用词贴切，散韵相间句法参差等等特点。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赋颂传统的基本确立，也标志着汉代大赋的完全成熟。它们为汉赋铸成了模式，后世作者写大赋皆以它们为依归和准的。

长门赋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檐檐。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闾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櫜栌兮，委参差以榑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瓠瓮兮，象瑇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

抚柱楣以从容兮，览由台之央央。白鹤嗽以哀号兮，孤雌跬于枯杨。日

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蹉履起而彷徨。揄长袖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拊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

忽寢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廷廷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据说这篇赋是失宠的汉武帝的陈皇后拿出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写的。赋以自述的口吻，倾诉了女主人公被遗弃的不幸命运，又表达了对遗弃者——君主不能忘怀的感情。不能忘怀又被遗弃，更能让人看出君王的刻薄寡恩，也更能显出女主人公的不幸。

东方朔

东方朔（前 154—前 93），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时，为大中大夫。他虽以诙谐滑稽出名，武帝也将他视为俳优。戏谑该嘲既是他对专制帝王进行讽谏的手段，也是他赖以容身避害的法宝。善辞赋，《答客难》较为有名。《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书也记名为他所作。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东方先生集》。

答客难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廩，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鹳鸣，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之凶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郗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鼯鼯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

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据《汉书》本传，东方朔向武帝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遭到冷遇，他便作《答容难》，用来自慰。文中假设有容话难东方朔，讥他官微位卑而务修圣人之道不止，他进行答辩。先说武帝时与战国时士人处境不同，遭遇自然而异；进而说修身是士人本份，不能因时而异；最后说士人的境遇因时而异自古而然。全篇带有诙谐的特点，发泄了他怀才不遇的牢骚情绪。

王 褒

王褒，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中（今四川资阳）人。生年不详，卒于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因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征进京，应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劝宣帝多用贤人，不要迷信鬼神。又作《甘泉》等颂，被擢为谏议大夫。他的作品，明人张溥辑有《王谏议集》。

洞箫赋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嵒岿崎，倚巖迤~，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荡，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箫箫而径其未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磕磕而澎湃。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澹澹。唯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搢其会合。镂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繚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拊搢。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暗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礪，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故吻吮值夫宫商兮，和纷离其匹溢；形旖旎以顺吹兮，曠囁以纤郁。气旁迁以飞射兮，驰散涣以遽律；趣从容其勿述兮，骛合遝以诡譎。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或漫衍而骆驿兮，沛焉竞溢。淋灑密率，掩以绝灭；嚆霰晬躑，跳然复出。

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啾啾啁而将吟兮，行鍃鍃以和嘒；风鸿洞而不绝兮，优袅袅以婆娑。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瘳，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溥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鞀鞀，佚豫以沸愠。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或杂遝以聚敛兮，或拔擢以奋弃。悲怆恍以恻愷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洒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醴醴而有味。

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忍。刚毅强暴反仁恩兮，啾啾逸豫戒其失。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师襄严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远其类。器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悴。吹参差而人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时奏狡弄，则仿惶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悵瀾漫，亡耦失畴；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攀涕拉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悼漫衍凯，阿那腰腰者已。是以蟋蟀蛸螻，蚊行喘息；蝼蚁蝮螭，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鸡睨；垂喙蛩转，瞪瞽忘食。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

乱曰：状若捷武，超腾逾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漫泛漚，趋巖道兮，哮呷呷唤，躑躅连绝，漉殄沌兮；搅搜泮捎，逍遥踊跃，若坏颓兮。优

游流离，踳踳稽诣，亦足耽兮；颓唐遂往，长辞远逝，漂不还兮。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余音兮。吟气遗响，联绵漂撇，生微风兮；连延络绎，变无穷兮。

《洞箫赋》是咏物赋的名篇。首先写用来制箫的竹子生长环境及竹子的禀性。再写匠人的巧手制作雕饰到制成后的准确合律。再写箫吹奏时它的音调多变，极尽其妙；因而不但能使各种性行的人听了都会受到深深的感动，而且，连禽鱼虫蚁闻之也将因而迁延忘食。最后以“乱曰”作结，表明洞箫对“化风俗之伦”的巨大作用。

扬 雄

扬雄（前53—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以文章名世。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主张一切言论都应以“五经”为准则，遂鄙薄词赋，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作《大玄》。强调学习儒家的学说。他的《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又续《苍颉篇》编成《训纂篇》对文字学也有一定贡献。除了哲学、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外，他的集子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至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共四卷，最为详备。

长杨赋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毆汉中，张罗网置罟，捕熊罴豪猪，虎豹狢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其辞曰：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楛戣辟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置，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帅军蹕陆，锡戎获胡。搃熊罴，拖豪猪，木拥枪纍，以为储胥，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勤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谓之兹耶？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也。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请略举其凡，而客自览其切焉。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窳窳其民，啗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豪俊麇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钜海，漂昆仑，提剑而叱之。所过靡城隳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殫记。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鞞整生虻虱，介冑被霑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乃展人之所拙，振人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玕，却翡翠之饰，除雕琢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砂之声。是以玉衡正而泰阶平也。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眠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沅沸渭，云合电发，森腾波流，机骇蠡轶，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碎辘轳，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驱橐驼，烧焮蠡，分势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吮铤痍者，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

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燹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0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沈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戾月窟，东震日域，又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轳，日未靡旃，从者仿佛，委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凯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然后陈钟鼓之乐，鸣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拊隔鸣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铄，肴乐胥，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颂，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劳也。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将来，比荣乎往号。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蕘，夸诩众庶，盛狄狸之收，多麋鹿之获哉！且盲者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矇，廓然已昭矣。

本赋以写田猎为构架，实讽汉成帝的荒淫奢丽。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以议论出之。以高祖的为民请命，文帝的节俭守成，武帝的解除边患，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处处显出成帝背离祖宗，不顾养民之道。对先代颂得愈高，对当今讽得愈深。

赋辞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显示了辞赋家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议论家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其中一些长句，尤可见出作者的功力。

解 嘲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必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珪，僭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纁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横，论者莫当。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无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邹衍以颀颀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钺铁。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

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于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駑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余。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誅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閭閻，又安得青紫？”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之子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于病甚，不遇俞附與扁鵲也，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肋摺髀，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囊；激印萬乘之主，介徑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頡頏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扼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陽；委敬委輅脫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于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委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隄。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榮于南山，公孫創業于金馬，驃騎發迹于祁連，司馬長卿竊資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仆誠不能與此數子并，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早在漢代前期，一些為士者，都曾有感于“士不遇”而致憤慨。到了揚雄時代，由于外戚佞臣擅權用事，只有攀附他們才有取得高官厚祿的希望，這樣便將“士不遇”推到了更為嚴酷的境地。這篇賦反映了西漢末年朝政的腐敗，也表現了作者玄默清靜的以求解脫的苦悶情緒及不愿同流合污的態度。此賦體式與《答容難》相仿佛。先假設有客對己作嘲弄之詞。然後自己作答。答分兩層，第一層反駁容之嘲弄，並以《周易》、《老》、《庄》之理說明其處世之道；第二層說明自己默然著書之故。

逐貧賦

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窶。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是加。匪为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呵。久为滞客，其意谓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沾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汝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汝入海，泛彼怕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尔去矣，勿复久留！”

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藜餐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嶠。是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讟。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元虞。”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之子，与我连行！”

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

《逐贫赋》以“贫”为有生命的人物，假托自己对“贫”责难，而“贫”则与己争辩，最后终被“贫”说服，认为贫是好事，表示甘心守贫，构思富独创性。作品以鲜明对照的笔法写出对当时贫富对立，穷达殊途的不满，讴歌了崇尚简朴的古代帝王，揭露了末世统治者的穷奢极侈，这在当时赋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张 衡

张衡（78—139），东汉大科学家、著名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曾两度担任掌管天文的大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他生当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为官正直，主张改革朝政。又力言图讖虚妄，请求禁绝。他的作品如《二京赋》铺写京都景象，规模宏大，《归田赋》短小抒情，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四愁诗》、《同声歌》各具特色，在五、七言诗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张河间集》。

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羨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鸕鶿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魍魉。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这篇赋表现作者在宦官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个人抱负无法实现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矛盾，以及退居田园从事著述的心境。

赵 壹

赵壹，东汉辞赋家。（生卒年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人。他生于东汉末年，为人耿介傲。灵帝时为上计吏入京，为袁逢，羊陟等所礼重，名动京师，回到故里后，受到州郡礼重。官府多次征召他出仕，他都不就，终老于家。《后汉书》录其作品两篇。原有集，今已失传。

刺世疾邪赋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姬媪名势，抚拍豪强。僵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铁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峻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掇，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东汉末期桓帝、灵帝年间，外戚宦官勾结豪门贵族，轮番把持朝政，政治黑暗混乱，社会风气败坏。赵壹这篇赋尖锐地揭露抨击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族的不法，正人贤才和贫贱阶层的被压抑，鲜明地表示了作者愤世嫉恶，正直耿介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

祢衡

祢（mí）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省临邑县东北）人。少有才名，深为孔融所推许，介绍给曹操。他当众折辱曹操；曹操想借刀杀人，派他到荆州见刘表。衡到荆州又轻侮刘表，刘表将他送与江夏大守黄祖。后因辱骂黄祖，被其杀害，年仅二十六岁。原有集，已失传。

鹦鹉赋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跼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皎皎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

于是羨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

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

嗟禄命之衰薄，奚边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愍众维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羨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饬。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修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歔。

感平生之游处，若陨箨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崑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

这是汉末小赋中的名作。通篇托物抒怀；明为替鹦鹉讲述衷怀，暗里却借以表达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悲愤心情。赋中刻意描写了鹦鹉的才质优美和明慧聪善，结果却落入失群丧侣，流离异乡，委命依人，孤危愁苦的境地。它身系樊笼，念故乡不能展翅高飞；怀家室又欲归不得。而这正是作者现实处境的写照，显示了他内心既有因言语而招祸的自责，又有禄命衰薄，遭时艰难的悲叹。真实地反映出乱离社会中才智之士的可悲命运。

王 粲

王粲（177—217），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博洽著称。先依刘表。后为曹操幕僚，官侍中。其诗语言刚健，词气慷慨，《七哀诗》是其代表作。《登楼赋》也颇有名。在建安七子中成就较大，与曹植并称“曹王”。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侍中集》。

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欲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枪以感发兮，意怆怛而慄慄。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登楼赋》是王粲流寓荆州期间，登当阳城楼有感而作。作品以“登楼”为线索，按登楼，下楼的行动先后和白昼、黑夜的时间顺序来描写，从而使时间的推移和人物的内心活动及人物的感受紧密结合，抒发了作者深沉的故土之思与怀才不遇的苦闷；表现了动乱时代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文人对于时局的忧虑，希望国家统一和平，渴求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

曹 植

曹植（192—232），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心，世称陈思王。早年曾以才学为曹操所器重，一度欲立为太子。及曹丕，曹叡相继为帝，遭受猜忌，郁郁而死。诗歌以五言为主，词采华茂。辞赋，散文艺术成就也都很高，堪称“建安之杰”。原有集，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

洛神赋并序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衡皋，秣驹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覩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袿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销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琚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媧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址，过南冈。纤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象，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

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的杰作，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全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一个神人恋爱、无从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故事，充满着强烈的抒情气息与传奇意味。它以辞赋的形式将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形象，刻划得这样生动传神而又具有美的感染力，必然是有所感而发。所感何人何事，既不可确指，也不必去确指。

向 秀

向秀(约227—272)，魏晋之际哲学家，文学家。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吕安友善。嵇、吕被杀后，向秀为时势所迫，曾应征出仕，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但始终抱着“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的态度。向秀的作品大多已散佚。

思旧赋并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此赋是向秀为怀念故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字里行间，除了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外，对当时黑暗政治难以明言的悲愤也流露其中。感情既复杂又深沉。

潘岳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汀陶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司马伦）及孙秀所杀。能诗赋，与陆机齐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潘黄门集》。

秋兴赋并序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藪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其辞曰：

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览花萼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虽未士之荣悴兮，伊人情之美恶。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惝恍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上涂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于是乃屏轻蹙，释纤絺，藉莞蒹，御拾衣。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嘒嘒以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兮），觉凉夜之方水。月朧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熠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

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斑鬓影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仰群隼之逸轨兮，攀云汉以游聘。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闻至人之休风兮，齐天地于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践而获底。阙侧足以及泉兮，虽猴猿而不履。龟祀骨于宗桃兮，思反身于绿水。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级以高厉。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乎崖澗。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濼濼。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这篇赋从叙述秋日萧瑟零落的景物入手，触景生情，慨叹岁月流逝，死生无常。从而抒发作者自己身受官场束缚的苦闷和向往于放荡山水之间的欢乐。从作品所体现的见危思安，不思世用的老庄思想来看，它的情调并不是积极的，但却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矛盾的一面。作者构思巧妙，层次分明，声情兼美，流利清秀。语言铿锵，对六朝赋的骀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陆机

陆机（261 - 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逊、父抗，皆三国吴名将。少时任吴牙门将。吴亡，家居勤学。太康末，与弟云同至洛阳，文才倾动一时，时称“二陆”。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及成都王（司马颖）讨长沙王（司马又），任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被谗，为颖所杀。诗重藻绘排偶，也善骀文。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陆士衡集》。

叹逝赋并序

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涂，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作赋曰：

伊天地之远流，纷升降而相袭。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将及。怱琼蕊之无徵，恨朝霞之难挹。望汤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屡戢。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寤。虽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伤。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长。痛灵根之夙陨，怨具尔之多丧。悼堂构之隳瘁，愍城阙之丘荒。亲弥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视天之芒芒。伤怀悽其多念，戚貌痒而鲜欢。幽情发而成绪，滞思叩而兴端。惨此世之无乐，咏在昔而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连驾而比轩。弥年时其讷几，夫何往而不残。或冥邈而既尽，或寥廓而仅半。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蕙叹。苟性命之弗殊，岂同波而异澜。瞻前轨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难。启四体而深悼，惧兹形之将然。毒娱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颜。谅多颜之感目，神何适而获怡。寻平生于响像，览前物而怀之。步寒林以悽恻，玩春翘而有思。触万类以生悲，叹同节而异时。年弥往而念广，涂薄暮而意连。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隳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讫未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

然后弭节安怀，妙思天造。精浮神沦，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岂兹情之足搅。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在殷优而弗违，夫何云乎识道。将颐天地之大德，遗圣人之洪宝。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

陆机四十三岁被杀，此赋是他四十岁时的作品。在不长的一生中，陆机经受了巨大的磨难。他由“世勋苗胄”沦为孙吴遗臣。吴宫变荒丘，祖业付东流，亲友殆尽，兄弟多丧，个人又卷入新的统治集团互相倾轧的漩涡，不仅建功立业成为泡影，个人生命也朝不保夕。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深慨叹，使这篇赋具有一种悲剧意味。表面的旷达，隐藏着深深的悲哀与惊恐；排偶对仗的句子中，流动着真实情感的灵气。语言不求华丽，比喻归于自然；又写得回环往复、曲折深情。此赋有一种出自艰辛归于清新的特色。

木 华

木华（生卒年不详），西晋文学家。字玄虚，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曾为太傅杨骏府主簿。擅长辞赋，今存《海赋》一篇。

海 赋

昔在帝妣臣唐之代，天纲淳濡，为凋为瘵；洪涛澜汗，万里无际；长波澹澹，迤涎八裔。于是乎禹也，乃铲临崖之阜陆，决破潢而相泼；启龙门之崖，鬲陵峦面崭凿。群山既略。百川潜渫；决漭澹泞，腾波赴势。江河既导，万穴俱流；倚拔五岳，竭涸九州。沥滴渗淫，苔蔚云雾；涓流决壤，莫不来注。于廓灵海，长为委输。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

尔其为状也：则乃激湍激滟，浮天无岸，冲融沆漭，渺弥炭漫；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嘘噏百川，洗涤淮汉；襄陵广舄，漭漭浩汗。若乃大明攬轡于金枢之穴，翔阳逸骇于扶桑之津；影沙砦石，荡飏岛滨。于是鼓怒，溢浪扬浮；更相触搏，飞沫起涛。状如天轮，胶戾而激转；又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复，五岳鼓舞而相碰。涓瀆沦而瀹漶，郁泐速而隆颓；盘温激而成窟，滢滢深而为魁；泅泊柏而迤扬，磊匍匐而相逐。惊浪雷奔，骇水进集；开合解会，攘攘湿湿；葩华踈丑，顶泞漶漶。若乃霾曀潜销，莫振莫竦；轻尘不飞，纤萝不动。犯尚呀呷，余波独涌；澎溲溲，碾磊山垄。

尔其枝歧潭渝，渤荡成汜；乖蛮隔夷，回互万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綯，挂帆席；望涛远决，罔然鸟逝；鹢如惊鳧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天吴乍见而仿佛，罔像暂晓而闪尸；群妖遯迁，眇睢冶夷；决帆摧撞，戕风起恶。廓如灵变，惚恍幽暮；气似天霄，暧霏云布。霍昱绝电，百色妖露；呵嗽掩郁，曠睽无度。飞滂相礮，激势相沬，崩云屑雨，浹浹汨汨，跣蹕湛灏，沸溃渝溢，灌漑瀟渭，荡云沃日。

于是舟人渔子，祖南极东。或屑没于鼇鼉之穴，或挂罟于岑嶽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转，或因归风以自反。徒识观怪之多骇，乃不悟所历之近远。

尔其为大量也，则南滄朱崖，北洒天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经途櫻溟，万万有余。吐云霓，含龙鱼，隐鯤鳞，潜灵居；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将世之所收者常闻，所未名者若无；且希世之所闻，恶审其名？故可仿像其色，暖气其形。

尔其水府之内，极深之庭。则有崇岛巨鳌，崕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百灵；扬凯风而南逝，广莫至而北征。其垠则有天深水怪，蛟人之室；瑕石诡晖，鳞甲异质。若乃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繁采扬华，万色隐鲜。阳冰不冶，阴火潜然；熿炭重燔，吹炯九泉；朱燄绿烟，腰眇蝉娟。鱼则横海之鲸，突机孤游；戛岩嶽，偃高涛，茹鳞甲，吞龙舟，噏波则洪涟踈蹕，吹滂则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穷波，陆死盐田；巨鳞插云，鬣鬣刺天，颅骨成岳，流膏为渊。

若乃岩坻之隈，沙石之嵌；毛翼产毳，剖孵成禽；鳧雏离襪，鹤子淋渗。群飞侣浴，戏广浮深；翔雾连轩，泄泄淫淫，翻动成雷，扰翰为林；更相叫

啸，诡色殊音。

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阳侯，乘0 绝往：觐安期于蓬莱，见乔山之帝像。群仙缥渺，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褻C。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以长生。且其为器也，包乾之奥，括坤之区；惟神是宅，亦祇是庐。何奇不有，何怪不储；芒芒积流，含形内虚。旷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纳来，以宗以都；品物类生，何有何无。

这是一篇海的颂歌。作者驰骋其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运用渲染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大海浮天无岸、波如连山的壮丽景象和吞百川、荡云沃日的宏伟气魄，最后以颂赞水的伟大谦虚美德收束全文。作者在写尽大海各种情态变化的同时，把它与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真实感受结合起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孙 绰

孙绰（314—371），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大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家于会稽。官至廷尉卿，领著作。是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亦能赋，以《游天台山赋》最富盛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

游天台山赋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然图像之兴，岂虚也哉！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俯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络，永托兹岭。不任吟想之至，聊奋藻以散怀。

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渌，结而为山阜。嗟台岳之所奇挺，实神明之所扶持。荫牛宿以耀峰，托灵越以正基。结根弥于华岱，直指高于九疑。应配天于唐典，齐峻极于周诗。邈彼绝域，幽邃窈窕。近智以守见而不之，之者以路绝而莫晓。晒夏虫之疑冰，整轻翻而思矫。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

覩灵验而遂祖，忽乎吾之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羨于层城？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铃铃。披荒榛之蒙茏，陟峭崿之峥嵘。济楸溪而直进，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揽樛木之长萝，援葛藟之飞茎。虽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长生。必契诚于幽昧，覆重险而逾平。既克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缓步之从容。藉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觐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啾啾。过灵溪而一灌，疏烦想于心胸。荡遗尘于旋流，发五盖之游蒙。追羲农之绝轨，躐二老之玄踪。陟降信宿，迄于仙都。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阁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彤云斐亶以翼橑，嗽日炯晃于绮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风伫芳于阳林，醴泉涌溜于阴渠。建木灭景于千寻，琪树璀璨而垂珠。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

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思幽岩，朗咏长川。尔乃羲和亭午，游气高褰。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肆觐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嗽以华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这篇赋的写法不同于一般的写景抒情作品，赋中铺叙了作者在幻想中登山觅仙的经过，把苦心钻研的佛道玄理同终生向往的隐居仙山之思一并融合于想象的图景中。以景物启发说理，以说理加深抒情。加之赋中有不少写景名句，因此它对后来的山水诗人影响很大。

陶渊明

陶渊明（365 或 372 或 376—427），东晋大诗人。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旋即弃官归家，不再出仕，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长于诗文辞赋。他的诗清新自然，韵味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陶渊明集》。

闲情赋并序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间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而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帟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肩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阴；搅行行之有觊，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惨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殫。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掉，譬缘崖而无攀。于时毕昴盈轩，北风凄凄，惘惘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而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闲情赋》是描写爱情的杰作，首先表现在它的品格之高。闲情”的“闲”，作者解释得很清楚，是检束约制的意思，闲情就是使爱情归于正。入晋以后，有的人反对礼教，连男女关系上应有的礼规也不要了，到了梁陈

艳体诗大量泛滥。《闲情赋》的创作表明了陶渊明眼光之深邃。同时本赋极尽铺排之能事，将人物的复杂内心活动写得十分细腻动人，设想奇特而自然，语言多彩而清新，就艺术性而言，它在我国赋史上也是第一流的作品。

谢惠连

谢惠连（397—433），南朝宋文学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幼年能文。因在为父守丧期间作诗赠人，长期不得官职。后为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军。其诗存留不多，其赋长于咏物。与族兄灵运并称“大小谢”。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谢法曹集》。

雪 赋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

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于东国，雪山峙于西域。歧昌发咏于来思，姬满申歌于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盈尺则呈瑞于丰年，袤丈则表诊于阴德。雪之时义远矣哉！请言其始：若乃玄律穷，严气升，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沸潭无涌，炎风不兴，北户瑾扉，裸壤垂缙。于是河海生云，朔漠飞沙，连氛累霭，掩日韬霞。霰浙沥而先集，雪纷糅而遂多。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漉漉奕奕；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薨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壁，逶迤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鹏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姘。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尔其点滴垂冰，缘霤承隅，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缤纷繁鹜之貌，皓旰皦洁之仪，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固展转而无穷，嗟难得而备知。若乃申娱玩之无已，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月承幌而通辉。酌湘吴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对庭鹑之双舞，瞻云雁之孤飞。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

邹阳闻之，懣然心服，有怀妍唱，敬接末曲。于是乃作而赋积雪之歌。歌曰：“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褥，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又续而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酡兮思自亲，愿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绅。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歌卒，王乃寻绎吟玩，抚览扼腕，顾谓枚叔，起而为乱。乱曰：“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耀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雪赋》是咏物小赋中的名篇。这篇作品，通过虚构梁孝王游园遇雪，命司马相如、邹阳、枚乘即景作赋的间架，对雪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从雪前到雪后的景象，从阳光下的积雪到黑夜中的雪色，都写得相当细致真切。赋的结尾，由雪及人，突出了“因时兴灭”、“纵心皓然，何虑何营”的思想，体现了老庄超脱旷达、虚无恬淡的处世哲学。

将单一的景色写得这么细致真切，颇不容易，但内容比较空虚是其弱点。

鲍照

鲍照（约414—466），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人。出身寒微。曾为株陵令、中书舍人等职。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参军，子顼起兵失败，照为乱兵所杀。其诗反映出庶族地主对当时士族专权的政治现状不满。长于乐府，尤擅七言歌行，风格俊逸，对唐诗人李白、岑参等颇有影响。也擅赋及骈文，有《鲍参军集》。

芜城赋

汜迤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柂以漕渠，轴以昆冈。重江复关之隩，四会五达之庄。当昔全盛之时，年挂鞶，人驾肩；廛闹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故能参秦法，侑周令，划崇墉，剡浚恤，图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筑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崒若断岸，矗似长云；制磁石以御冲，糊赭壤以飞文。观基肩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面豆分。

泽葵依井，荒葛胃涂。坛罗虺蜮，阶斗麇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噪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鸥吓雏。伏虺藏虎，乳血飧肤。

崩臻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棱棱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砂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若夫藻肩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芜城赋》是鲍照登广陵城（故城在今江苏省江都县东北），见广陵之荒芜，有感于丧乱而写的。作品以夸张的手法，极写广陵今昔不同的景象。首先驰骋想象，以生动的形象铺写往昔的盛况；接着直转笔锋描写今日的衰败。最后抚今忆昔抒发兴亡之感。对比鲜明，感情深挚。对统治者的豪奢没落有揭露讽刺，也表露了作者悲凉失意的心境。

谢 庄

谢庄（421—466），南朝宋文学家。字希夷，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支部尚书。明帝时官金紫光禄大夫。能文章，善诗赋。所传原有的四百多篇诗文，已大部散佚。明人辑有《谢光禄集》。

月 赋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弥盖秋阪。临瀆壑而怨遥，登崇岫而伤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

仲宣跪而称曰：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昧道懵学，孤奉明恩。臣闻沉潜既义，高明既经，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朏朏警阙，朏魄示冲。顺辰通烛，从星泽风。增华台室，扬采轩宫。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懒；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缙，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缙，周除冰净。君王乃厌晨欢，乐宵宴；收妙舞，弛清县；去烛房，即月殿；芳酒登，鸣琴荐。

若乃凉夜自凄，风篁成韵。亲懿莫从，羁孤递进。聆皋禽之夕闻，听朔管之秋引。于是弦桐练响，音容选和。徘徊《房露》，惆怅《阳阿》。声林虚籁，沦池灭波。情纤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

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陈王曰：善！”乃命执事，献寿羞壁。“敬佩玉音，复之无。”

此赋假借陈王仲宣月夜游吟的情节作框架，与谢惠连《雪赋》同意。其胜人处在绝不矜心刻镂而冲淡自然，通篇贯穿着“怨遥”、“伤远”之情。中间“气霁地表”六句，无一字说月，却无一字非月。末以二歌作结，与“怨遥”、“伤远”相应，尤觉深情婉致。笔触之细腻，叙述与抒情融合之巧妙，也是其长处。

江 淹

江淹（444—505），南朝梁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历仕宋、齐、梁三代。梁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少孤贫好学，早年以文学著名。晚年才思衰退，人称“江郎才尽”。诗歌多为拟古之作，风格幽深奇丽。其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抒情小赋上。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江文通集》。

恨 赋

试望平原，蔓草索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于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鼉鼉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

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于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汨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

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篇中写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无不慷慨激昂，曲肖其身份；人人有恨，恨各不同。其极淋漓处，也是极悲痛处。对于追名逐利者，是一种劝戒。然千古贤愚，同归一尽，最终连坟墓都会夷平，未免太消极了。

别 赋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透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诘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居人愁卧，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揜，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踟躅，竟别魂之飞扬。

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帐饮东都，送客金

谷。琴羽张兮箫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惊駉马之仰秣，耸渊鱼之赤鳞。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

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厕，吴宫燕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拔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方衔感于一剑，非买价于泉里。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

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唯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同琼珮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长！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

悦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守丹灶而不顾，炼金鼎而方坚。驾鹤上汉，骖鸾腾天。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夸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别赋》是《恨赋》的姊妹篇。它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为题旨，分别写了公卿、侠士、从军、去国、夫妻、方外和情侣等各式各样的离愁别恨。作者描摹别情，刻画细腻，尤善于通过环境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来突出人物内心的感受，因而使种种情态无不慷慨淋漓，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庾 信

庾信（513—581），北周文学家。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庾肩吾之子。初仕梁，后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被留。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三司，世称庾开府。善诗赋、骈文。作品绮丽轻靡，晚年诗风转变，写有大量深挚沉郁之作，成为南北朝晚期的杰出作家。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庾子山集》

小园赋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爱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敲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拔蒙密兮见窗，行敲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篔簹覆，地有堂拗。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茵，长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 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榘李蕡。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羨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加以寒暑异令，乖违德性。崔骜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镇宅神以藿石，厌山精而照镜。屡动庄舄之吟，几行魏颗之命。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焦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妇而蝉嘶。

昔草滥于吹嘘，藉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虚。观受釐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龄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这是庾信晚年羁留北地，思念故乡之作。它寓抒情于写景，抒发了作者屈体魏周，思归故里而不得的哀怨。赋的前半从小园着想，铺写小园的清幽，心情郁闷，生活艰难，表明自己只求容身之地，无意仕途荣耀；末段写国破家亡的悲惨，心肝断裂。看是写景赋物，恰是字字抒情。通篇用典，却语语是自悲身世。

枯树赋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

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剜削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搓枿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敲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睽睽，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

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枪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同《小园赋》一样，本赋也是感伤身世之作。它以枯树遭受种种摧折的形象自况，正喻夹写，于咏物中寄寓着国破家亡之痛与故国乡关之思，情真意挚，气息浑厚。作品以假托殷仲文矢志之叹开头，情调十分凄凉；而以桓温的叹息结尾，与开头呼应，字字血泪，倾吐出难言的苦衷。本赋乃是奠定庾信在北朝文学崇高地位的一篇佳作。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与韩愈齐名，并称“韩柳”，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有《河东先生集》。

牛 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已不适口。富穷饱肌，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絨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弩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蹄。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牛赋》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所作。在这篇赋里，柳宗元把自己比作牛，把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比作瘦驴。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做了许多有利于天下的事，却得不到好报；而那班趋炎附势的小人，不劳无功，无益于世，却因为善于钻营取巧享受厚禄，通过这一形象对比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用人制度，抒发了自己强烈的不满情绪。

杨敬之

杨敬之（约公元 820 年前后在世），字茂存，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人。元和初年进士。曾官屯田，户部郎中。因坐李宗闵党，贬为连州刺史，文宗（李昂）即位后，授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后迁大理卿，检校工部尚书兼祭酒，卒。《新唐书》有传。所作《华山赋》以示韩愈，韩愈称许之，一时传布士林，李德裕尤咨赏。

华山赋

嶽之初成，二仪气凝。其间小积焉为丘，大积焉为山，山之大者为嶽，其数五，余尸其一焉。

嶽之尊，烛日月，居乾坤，请山并驰，附丽其根。浑浑河流，从禹以来，自北而奔，姑射九嶷，荆巫梁岷，道之云远兮，途遥而宾。

嶽之形，物类无仪，其上无齐，其傍无依。举之千仞不为崇，抑之千仞不为卑。天雨初霁，三峰相差，虹蜺出其中，来饮河湄。特立无朋，似乎贤人守位，北面而为臣。望之如云，就之如天，仰不见其巔，肃阿芊芊，蟠五百里，当诸侯田。

嶽之作，鬼神反覆，蛟龙不敢伏。若岁大旱，鞭之扑之，走之驰之，甘雨澜漫，百川东逝，千里而散。噫气蹶然，怒乎崖幽，渐于人间，其声浏游。

嶽之殊巧，说不可穷，见乎中天，拳拳而掌，峨峨而莲。起者似人，伏者似兽；坳者似池，注者似臼；欹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质乎质；动乎动，息乎息；鸣乎鸣，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万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缮人事，吾焉得毕议。

今作帝耳目，相其聪明。下瞩九州，在宥群生。初太易时，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农，中间数十君，姓氏可称。其徒以饮食为事，未有仁义，时哉时哉，又何足莅。是后敬乎天，成乎人者，必辟其心，假其神，与之龄，降其仁。故轩辕有盛德，蚩尤为贼，生物不遂，轩辕用力。大事不可独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扑。其子之子，其孙之孙，咸明且仁。虽德之衰，物亦处宜。由夏以降，汤发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戌诵钊，不敢有加，惟遵其常，享国遂长。天事著矣，莫见乎高，而谓乎茫茫。余受帝命，亿有万岁，而不敢怠遑。

臣赞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广矣，富矣庶矣，骇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神之言，又闻之矣。然起居于上，宫室于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见何如也？

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蠓螾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其下千载，改更兴坏，悲愁辛苦，循其上矣。

臣又问曰：古有封禅，今读书者，云得其传，云失其传，言语纷纶，于神何如也？

曰：若知之乎？闻圣人抚天下，哀天下，既信于天下，则因山嶽而质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汉徹，则率海内以奉祭祀，图福其身，则庙祠相望，坛 丽，盛气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积灰如封。天下怠矣，然犹慊慊不足，

秦由是彘，汉由是弱。明天子得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庙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于封禅，存可也，亡可也。

赋，咏物抒情的多，比赋的特点是咏物说理。作者在极力铺写华山的雄伟气势及其状貌的同时，历数前代兴亡变易，阐述“暴以亡天下，德以王天下”的道理。篇末以秦、汉崇封禅祭祀而难免亡国为鉴，点明治国之本在于选贤任能，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而且，本赋通篇气势宏大，沈博恢丽，与华山自然风貌相映。

杜牧

杜牧（803 - 852），唐文学家。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太和进士，曾为江凸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后人称为“小杜”。以济世才自负。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写景抒情小诗，多清丽生动。有《樊川文集》。

阿房宫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阁，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囿囿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流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篇赋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时杜牧二十三岁。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讲：“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他是借秦始皇兴建阿房宫及最后焚毁为题揭露秦朝统治者“纷奢”、“骄固”，失德掠民，自取灭亡，显明兴亡教训，向唐王朝统治者提出警告，昭示鉴戒，勿蹈秦王覆辙。此赋构思意在借古讽今，指陈时弊，描写与议论紧密结合，前半以铺陈夸饰的笔触描写阿房宫的兴建与豪奢，突出秦始皇的骄奢淫逸，后半以义正词严的议论鉴戒当今，发人警省。大量运用比喻和排比句式，词藻俊美而不雕琢，色彩浓丽而不淫靡，气势雄健，意境深阔。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说文忠。早年曾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良；王安石变法时，曾对青苗法表示不满。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词亦自成一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产唧唧，如助子之叹息。

文章先以“秋声”为引子，继而抒写草木被秋气推败的悲感，最后以有情之人类和无情的草木作对比，说明人类为忧思所苦更易衰颓，教人们把名利看得淡一些，要超脱，这是文章的主脑。作品通过多样化的比喻将难以捉摸的秋声描写得十分形象；中间穿插童子对话，使文气更加生动；结尾摇曳生姿。

苏 轼

苏轼（1037—1101），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世称“三苏”，俱是“唐宋八大家”。宋神宗嘉祐二年进士。历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方官，后官至礼部尚书。屡遭贬谪，他却能以旷达的态度对待它，往往谪一处爱一处。卒谥文忠。诗、词、文俱佳，在北宋文坛居领袖地位。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沂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纒，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篇赋是苏轼在黄州度过了两年多苦闷贫困的谪居生活以后写的。它抒发了作者政治上屡遭贬谪的失意和苦闷，揭示了作者当时复杂的矛盾的心情。全文以作者感情的三个起伏分成三个段落。先写清风明月交织而成的江山美景所逗引起的“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继而从对历史人物的兴亡凭吊，跌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仍从眼前景物立论，阐发了“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乐观中得到解脱。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语言锤炼精美，句式长短错落，具有随物赋形，疏朗自然的特色。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

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上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邓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面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这篇赋与《前赤壁赋》是姊妹篇。侧重于描写作者独自攀登赤壁、景观变异、夜境惊恐的心理和孤鹤东来，横汪长鸣的情景，最后以游赤壁后梦见道士羽化为仙鹤作结，流露了作者对寻仙出世的幻想的怅惘感，并给赤壁之游渲染了一种神秘气氛。

刘 基

刘基（1311—1375），明初大臣。字伯温，浙江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元末进士。曾做过高安县县丞和浙江元帅府都事等官。仕途很不得意，后弃职还乡，隐居青田山。朱元璋起兵，刘基参与其事，充任主要谋策角色，对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出力很大，成为明初著名政治家。刘基的诗歌散文在明代文坛上都占一席之地。有《诚意伯集》传世。

伐寄生赋并序

余山居，树群木，嘉果骄植。人事错迕，斤斧不修，野鸟栖息，粪其上，茁异类，日夕滋长，旧木就悴。余睹而悲之，乃募 ，腰斧凿，升其巅，剝条剔根。聚其遗而播之。于是老干挺立，新萸濯如，若疮痍脱身，大奸去国，斧钺之时用大矣哉！作《伐寄生赋》。

天生五材兮，资土而成，汝独何为兮，附丽以生？疣赘蛭蠹兮，枝牵蔓萦，瘠人以肥己兮，偷以长荣，状似小人之窃据兮，谓城社之可凭。观其阴不庇物，材匪中器，华不羞于几筵，实不谐於五味，来乌乌之囁聒，集虫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实萎，卉蒙之而本悴，坛杏无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豈无庸而有害，矧睚眦之可置？尔乃建修竿，升木末，运斤生风，以翦以伐。脱缠牵于乔竦，落纤蕤之骚屑，剝藓肤以除根，敦去毒而刮骨。于是巨蠹既夷，新萸载蕃，迎春而碧叶云滃，望秋而硕果星繁。信知斧钺之神用，宁能裕蛊以生患也耶？

嗟夫！农植嘉谷，恶草是芟，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独不闻夫三桓竞爽鲁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陈易位，大贾入秦，柏翳以亡，园谋既售，举代为黄！蠹凭木以槁木，奸凭国以盗国，鬼居盲而人殒，泉寄巢而母食。坚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躅躅。谅前辙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则。

这是一篇刺世疾邪的小赋。赋前小序，说明作赋的缘起。以下先历数寄生的可厌品性及其为害于他物；继写寄生被砍伐之后，嘉木的繁茂生长；最后议论在政治生活中要诛锄奸邪以前车为鉴，不要自惑。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清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璘人，号定庵。又名易简，字伯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从小学习经学，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他热切要求抵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and 军事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散文奥博纵横，独树一帜；诗歌瑰丽奇肆，别开生面。有《龚自珍全集》。

水仙花赋

有一仙子兮其居何处？是幻非真兮降于水涯。弹翠为据，天然装束；将黄染额，不事铅华。时则艳雪铺峦，懿芳兰其未蕊；玄冰荐月，感雅蒜而先花。花态珑松，花心旖旎。一枝出沐，俊拔无双。半面凝妆，容华第几？弄明艳其欲仙，写淡情于流水。磁盆露泻，文石苔皴。休疑湘客，禁道洛神。端然如有恨，翩若自超尘。姑射肌肤，多逢小劫。玉清名氏，合足前身。尔乃月到无痕，烟宠小晕。未同汀蓼，去摹秋水之神；先比海棠，来占春风之分。香霏暮渚，水云何限清愁；冰泮晨洲，环佩一声幽韵。别见盈盈帘际，盎盎座隅。璧白琮黄，色应中四之位；馨红梅素，吟成兄弟之呼。雾幃低徊而欲步，冰绡掩映以疑无。水国偏多，仙台谁是？姿既嫋乎美人，品又齐乎高士。妍佳冷迈，故宜涤笔冰瓿者对之。

建德宋先生命作此赋。“甲子”自记。

此赋首先描绘水仙花的形貌，赞其“俊拔无双”；继而驰骋想像，描写其风采神韵，飘忽“欲仙”，超尘拔俗，明艳清香。最后对水仙的高洁情操加以讴歌。水仙花的高风亮节，象征着诗人对于冰清玉洁志行的追求。

